



從十一萬到三千

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

張慧真 孔強生





從十一萬到三千

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學院圖書館

張慧真

孫藏生

藏書章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á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Paris São Paulo Taipei Tokyo Toronto Warsaw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First published 2005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從十一萬到三千
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

From 110,000 to 3,000:
An Oral History on Hong Kong's Education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張慧真 孔強生

ISBN 0-19-545617-3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謹以此書獻給

三年零八個月遭受種種苦難的香港居民

序一

陸鴻基

本書作者訪問十八位淪陷時期在香港求學或任教的老香港，編集而成這一本饒有意義的口述歷史，要我寫個序文。我因而有幸先睹，抱着既沉重又珍重的心情，愛不釋手地讀完厚厚的一疊列印稿。

「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坊間已有不少的書籍。無論是一手史料的記錄、回憶，或經過史學家整理的著述，都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珍貴的、血淚斑斑的資料，讓我們認識到槍桿子的殘酷罪惡。張博士任教的香港浸會大學更是研究香港淪陷期口述歷史的重鎮：已故楊意龍學兄主持的研究計劃，便曾收集到極為難得的史料，不使湮沒失傳。

1941年日軍發動襲港前夕，香港總共有大、中、小學生超過十萬人。到了1945年日軍戰敗投降的時候，只餘下三千多人。民離散而相失，留下的多半也沒有能力繼續送子女上學；辦學的人大部份也找不到辦學需要的條件。

過去，我們對淪陷時期的教育，所知有限，大概只有一份慘淡萎縮的印象。此外，我們知道1941年前從內地來港的教育工作者，很多都逃到大後方復校，香港學生也有不少人隨後跑到這些流亡校園復學的。戰前在香港辦學或任教的外國人（多半是傳教士、但也有港府公務員），原籍同盟國的，都被日軍關進集中營，校舍也被日軍佔據作各種用途；但原籍是中立國或軸心國的，仍然享有人身

自由，但他們的宗教和教育活動的空間，都比戰前收窄了。至於原籍本港的教育工作者，也跟一般市民一樣，在艱苦的處境中掙扎求存；能夠繼續辦學的也不多。

上述幾類的淪陷期辦學經歷，在本書的訪問錄中，都有踪跡可尋。十八位受訪者，戰前有就讀私塾的，也有就讀教會學校、官校、或私立學校的。淪陷時期他們有些人逃到內地繼續學業、或就業、或甚而參加了抗日游擊隊。也有人留在香港設法就學、或當學徒；也有半工讀或輟學謀生，戰後才復學的。訪問錄既印證了其他的史料，也深化了我們對這段時期香港市民生活的認識，讓我們更立體地認知和感受到淪陷期生活的複雜性，避免過於簡化偏頗的印象。

口述歷史的優勢，是讓不見經傳的小市民，把他們的聲音留下給後世。這本書收錄的聲音訴說着戰爭給小市民的生命、生活和倫常關係、鄰里關係帶來的創傷，也訴說着升斗市民在極度苦困的環境中奮鬥求生存、也要保持基本尊嚴的剛強意志。十八個故事的情節都不同、人生取向和政治取向也不一樣；但內心的尊嚴和勇毅，倒是共通的。我相信，受訪者回憶那三年零八個月的淒酸，必然是痛苦的事。高齡的他們仍然這麼慷慨地為我們留下他們生命的見証，實在是值得我們敬佩和感謝的。

序二

蔡寶瓊

本書收錄了十八位長者的生命史中涉及香港淪陷期間的片段，是難得的第一手歷史材料。

個人口述歷史的內容，往往是直接說出當事人親身體驗和親眼目睹的事物和景況，所以讓讀者有一種實在的、紮根的感覺。當然，當事人也不單止於覆述故事而已。在講故事的過程中，他同時也在表達種種個人思想、觀念，以及他對自己或整個社群或社會經歷的詮釋。因是之故，在同一歷史階段中，不同人的口述歷史，就能為我們提供不同的觀點和視野。讀者把這些故事拼在一起看和互相比較，就會對現存的「大歷史」有新的、更多層次的體會。

本書的出版，是令人欣喜的事。它標誌着作者在發掘個人歷史方面的努力。我期待着更多口述史的書寫和出版。

序三

關禮雄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平後六十年的今日，要聯絡上十八名長者，請他們憶述淪陷時期香港教育情況，作為口述歷史，真是一樁不簡單的學術專項。閱讀了超過十萬字的口述史稿後，我佩服香港浸會大學教育系和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兩位學者，他們的創意和努力生產了這個口述歷史成果。

一個人的教育歷程，是連續的，單從一些橫剖面肯定看不出全貌。這些口述篇章，有始有終，有本有末，娓娓道來，大家又可以一再重溫香港淪陷前和淪陷後的社會狀況及教育情景。大時代中每個人遭遇的縷述，尤其引人入勝。

這部口述史，正好補充香港淪陷史上若干空白的地方，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謹以為序。

前 言

抗戰勝利至今，剛好一個甲子。六十年來，有關香港淪陷歷史的原始資料，較為匱乏。本書用口述訪談的方式，以個人教育經歷為主線，希望搶救消失中的口述史料，為抗戰歷史多保留一份見證，使來者勿忘日本軍國主義帶給包括香港居民在內的千千萬萬中國人和亞洲人民的種種災難。

* * *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1933年2月，再佔熱河。同年4月，進侵長城以內。1935年製造「華北事變」，企圖併吞華北。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抗戰初期，一些近海大城市不幸相繼陷於日軍手中。1937年11月，上海淪陷。1937年12月13日，日軍侵入南京，進行了長達六個星期的「南京大屠殺」。1938年11月，廣州淪陷。

隨着日軍的不斷入侵，大量難民南來香港，香港人口急劇膨脹，由1937年的約一百萬，增加到1941年的一百六十餘萬¹。同時，香港也成為內地的重要物資中轉站，支援了內地的抗戰。

三十年代香港的戰前學校，原有傳統塾師主持的私塾、私立中文學校及官立英文學校幾類。皇仁、庇理羅士等官立英文中學，採

1 據1941年5月26日公佈的香港人口調查。

用英國學制，第八班最低，第一班為大學預科班。中文學校多沿用內地教育部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六三三」學制，除在香港註冊外，還多在廣東省教育廳或僑務委員會立案和教育部備案²。抗戰後，大批知識份子和教員南來，培正、培道、華英、嶺南等內地學校相繼遷港，推動了香港教育和文化的發展。當時不少香港學生也積極投入如捐款、歌詠團等抗日救亡工作。

1941年12月8日，日軍襲港。12月25日聖誕節，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結束了十八日的香港攻防戰，香港也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時期。那是香港歷史最淒慘黑暗的一頁，香港人口急劇下降，百業蕭條，滿目蒼夷，處處哀鴻³。同時，香港教育幾乎停頓，不少校舍設施遭到破壞⁴。中小學校數目大減⁵，學生人數從1941年的十一萬二千多人，銳減至1945年的約三千人，大部份兒學童被迫失學⁶。

2 有關三十年代香港教育概況，可參考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6。

3 有關三年零八個月的概況，可參考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93；謝永光，《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香港：明報出版社，1991及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

4 參考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頁250-253。

5 香港淪陷後學校全部停辦，1942年中，光華、西南、知行、信修、港僑、湘父、鑰智、麗澤、華仁、聖保祿、培貞、九龍塘、德貞、聖類斯工藝院、香港仔兒童工藝院、聖保羅女校、聖瑪利、中國兒童書院等20所中小學校復校。1943年，中小學校數目為34所。參考《華僑日報》1942年5月2日及《香島日報》1942年12月18日。

6 Hong Kong Government, *Annual Report on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46*,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March, 1947, p. 44-45；參考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頁137-138。

高等教育則全面停頓⁷。

淪陷時期的香港教育，明顯帶有奴化教育及宣傳所謂「大東亞聖戰」的色彩⁸。當時日軍於總督部下的民治部設立文教課，主管教育事務，並編訂美化日本軍國主義的新教科書，飾令學校採用。同時，禁止使用英語，規定學校必須教授日語⁹，並成立「日本語教員養成所」，培訓日語教員¹⁰。各種私立的日語學校也紛紛出現。

1945年8月15日，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艱苦的抗戰終於結束。勝利後，香港人口回增，教育逐漸恢復，1946年10月學生人數已增至八萬多人¹¹。

* * *

書中除少數幾位年齡稍長的受訪者外，其餘在淪陷時期大多年幼，正在求學階段。教育原是一個人成長的極重要階段，童年的日

7 淪陷後，香港大學和羅富國師範學院兩所專上學校停辦。羅富國師範學院於1946年3月重開，香港大學則於1946年10月復校。參考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941 to 2001: Visions and Revi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0, 160.

8 如1943年4月1日香港東亞學院院長小林說該院的成立目的為：「使對於香港佔領總督部管轄地區內居住之中國青年，以東洋精神為原則，日本道德為基礎，實行師範教育，而亦同時實施實務教育，目的即養成中國人成為真正東亞之中國人，奉行日本一德一體親善友好提攜之實現，使共同向大東亞共榮建設之途邁進……」，《香島日報》1943年4月4日。

9 「香督令第十六號 私立學校規則」（見本書附錄二，頁238）及《華僑日報》1942年7月18日刊「復課各校，澈底廢止英語授課」（見本書附錄二，頁237）。

10 「香督令第十五號 私立日語講習所規則」（見本書附錄二，頁241）。

子也應該是快樂純真的，但他們在戰火之中，在日軍的刺刀下，或輾轉流亡千里，或被迫輟學，或設法謀生求活，還時時刻刻面臨死亡、飢餓、疾病等的威脅。

這些受訪者，主要由個人和社會機構轉介，他們都曾親歷過抗戰時期的艱難歲月，並曾於淪陷前後在香港執教或接受教育。書中的訪問稿，由筆者整理和與一些史料相核對，最後經受訪者審閱並獲同意出版。各訪問稿按十八位受訪者當年主要的生活地區為序編排：蔡松英女士和劉錦文先生二位為當年活躍在新界地區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老隊員。原居九龍市區的受訪者有譚月華修女等八位，在香港島的有黃樹芬女士等九位。本書對教育的定義，範圍稍廣，除正規學校教育外，還包括業餘學習等非正規教育。受訪者原就讀和任教的學校，包括香港的官立學校、私立僑校、教會學校、義學、夜校、私塾、游擊隊的識字班等類別和廣東、廣西、貴州等省的內地學校。

在本書的附錄部份，筆者收集整理了受訪者在香港和內地就讀或任教的七十三間學校簡介。同時，也選輯了四十年代香港主要報章有關教育的數篇資料，以助讀者瞭解淪陷前、淪陷期間及戰後香港教育的一些情況。

本書得以完成，實有賴各受訪者不辭年長，抽空接受訪問和審讀稿件，並借出珍藏的舊照等資料，謹此鳴謝。其次，感謝陸鴻基教授、蔡寶瓊教授和長期研究香港淪陷史的關禮雄博士百忙之中，為本書賜序。

11 參考《工商日報》1946年10月8日「戰後學生激增，總數逾八萬名，校舍師資仍感缺乏」報導（見本書附錄二，頁246）。

感謝唐德剛教授，唐教授的《李宗仁回憶錄》使筆者及很多人喜歡上了口述史，在此恭賀唐教授八十五歲華誕，並敬祝唐教授和唐太太健康長壽。非常感謝紐約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禰福輝會長和吳章銓副會長提供的各種寶貴協助。感謝譚汝謙教授向我們提供資料。

感謝灣仔聖雅各福羣會陳炳麟先生和吳志東先生、香港浸會醫院區樹洪健康中心石惠珊女士、徐月清女士、陳逸晃先生、吳羊璧先生、周奕先生、呂俊芬小姐、張婉儀小姐、謝世杰先生、吳大琪教授，幫忙聯絡受訪者。此外，感謝香港教育資料中心、德貞學校梁麗娟校長、華英中學麥釗校長、麗澤中學李樹輝校長相借有關學校舊照。感謝許玉蓉小姐、韓英烈先生、莫少初先生協助進行訪談工作和整理訪問錄音。最後，還要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羣先生在出版過程中給予的意見及幫忙。

本書不足之處，由筆者負責。望讀者不吝指正。

目 錄

序一	陸鴻基	xvii
序二	蔡寶瓊	xix
序三	關禮雄	xx
前言		xxi

口述歷史

蔡松英	1
-----------	---

廣東省佛山人，1925年香港出生。家有父母，一姊及一弟。幼時入讀私塾，後於普光小學讀書，經校長鼓勵，參加教會的主日學。曾參加螞蟻兒童劇團、香港學生賑濟會及學賑會的回國服務團。回港後，入讀香島中學。淪陷時期，加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負責民運工作。抗戰勝利後，在西貢沙角尾村育賢學校及明新學校任教。現退休，常受邀到各學校演講，與年青一代分享抗戰時的經歷。

劉錦文	20
-----------	----

香港西貢沙角尾村原居民。1920年西貢出生，家有父母，一姐及一妹。曾就讀西貢沙角尾村翁合堂、龍津義學及育賢學校。淪陷時期加入西貢游擊隊，擔任支部委員，同時在育賢學校開辦識字班，擔任導師。和平後，繼續在育賢學校教書。1949年回惠州當幹部，退休後回港，籌建西貢抗日烈士紀念碑。

譚月華	40
-----------	----

廣東開平人，1922年出生於廣華醫院。父母均為天主教徒，年幼時居於九龍，後遷居香港嘍囉山，其後遷回九龍居住，並入讀深水埗德貞學校。香港淪陷時期曾於該小學任教中文及日文，戰後入讀香港漢文師範和香港教理中心，擔任教育工作直至退休。

霍蕙馨 49

廣東南海人，1929年廣州出生。家有父母，三位兄長和弟弟。曾在佛山季華寄宿學校讀書，1938年廣州淪陷前與家人來港，居於深水埗。後入讀南海附屬小學，淪陷時就讀於德貞女子中學和德明學校，1942年回廣州入讀臨時六中。戰後入讀廣州市立執信女子中學。1949年回港，曾任小學教師。

周奕 57

廣東中山人，1933年香港出生。原名周保倫，又名周普霖、周逸及周奕。父親娶有兩位妻子，生母為二房，共有七兄弟姊妹。戰前家居九龍深水埗荔枝角道，曾入讀南華中學附小及中華中學附小。香港淪陷後，舉家移居越南，入讀海防華僑中學附小、西貢廣肇中學、西貢中山中學及嶺南大學安南分校等校。1947年回港，任會計練習生，後任五金工會書記及記者。退休後主理海鷗攝影會，後專心研究香港歷史，著有《香港左派鬥爭史》及《香港英雄兒女——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抗日戰史》。

彭秀歡 73

廣東東莞人。1928年香港出生，家中獨女。戰前居住九龍城區，父親經營火柴廠。幼時由母親在家教授啟蒙，九歲時入讀大同小學一年級，後入讀復生小學和西南中學小學部九龍分校。淪陷時曾居住花園街和太子道，後入讀德明學校。和平後，入讀瑪利諾書院初中及華仁夜校，後轉到協恩中學。曾在教會診所工作。

李妙卿 83

又名李逸雯，廣州白雲區石井人。1925年香港出生，家有父母、一姊及一兄。兒時居於九龍旺角登打士街，父親經營飲食生意。曾入讀志賢女子中學附小，淪陷時期於中華書局工作。戰後考上廣州崇基聖經師範學校，取得神學文憑，以後一直從事教會及教育工作。1963年被教會派往加拿大工作，在加國定居至今。

彭永福 106

廣東番禺人，1934年香港出生。三代均為馬來西亞華僑，後父親來港入讀香港

大學、工作及結婚生子，從此定居香港。家有祖父母、父母、五兄弟及一妹，自己排行最長。七歲入讀旺角洗衣街雲立幼稚園，後升讀九龍何文田培正小學，淪陷時曾短期入讀廣東東莞一間私塾，回港後轉讀油麻地德興街麗澤小學。和平後，入讀女拔萃書院和男拔萃書院至中學畢業。196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現為內科專科醫生。

李崇健 116

廣東開平人，1920年香港出生。家中兄弟姊妹眾多，父親為碼頭雜工。八歲入讀鮮魚行第一小學，一年後轉讀坤維小學及志成小學。十四歲時入讀廣州培英中學，後轉入佛山華英中學。廣州淪陷後，隨華英南遷到香港東涌，繼續唸書。1939年到雲南省楚雄中學唸高三，一年後任職跟車。戰時於貴陽盟軍汽車零件廠任學徒，戰後回港生活。

麥穗林 123

廣東東莞人，1929年香港出生，成長於基督教家庭。自幼喪父，由目不識丁的母親經營涼茶舖，獨力撫養六兄弟姊妹長大。年幼時居於油麻地，淪陷前就讀建國書院；淪陷後被迫停學，後考入大角咀日立船廠當學徒。和平後，曾擔任配藥學徒，於玫瑰英文夜校修畢初中課程，後轉職貨車司機，直至退休。

黃樹芬 132

廣東中山人，1931年香港國家醫院出生。家有父母及兩個妹妹，居住香港西營盤萃華坊。幼時入讀飛利幼稚園，後轉讀梅芳幼稚園及小學。1942年舉家避難西南，後入讀桂林培聯中學、平越中學及湄潭浙江大學附中。戰後回港，在協恩中學及聖瑪利書院繼續升學，後畢業於香港大學。曾任教元朗中學三年，再轉往教育署工作至八十年代退休。

李廣林 145

廣東高要人，1937年廣州出生，1940年來港。父親戰前從廣州來港，以賣餅為生，後從事罐頭買賣生意。兒時在群秀女校接受啟蒙教育，後在上環東華醫院文武廟義學讀書。戰後入讀養中中學、南華中學、光華中學及華仁書院，畢業後繼續升讀珠海書院，並完成工商管理學士，後進修經濟學碩士。現從事糧食入口生意，並熱心參與社會事務。

麥淑堅 151

廣東鶴山人，1927年香港出生。父親開雜貨店，在上環居住，生母在香港，大媽住在鶴山鄉下，家中還有一個哥哥。曾入讀崇禮書院，後入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唸小學和中學。淪陷後曾回鄉居住二年。後回港入讀王密弓書院。和平後，轉往聖心書院繼續升學。畢業後曾任醫務所登記護士，後轉往私立學校教書，直至退休。

吳志倫 157

乳名阿蝦，又名吳志麟，1934年生於廣東順德。家有父母及二位姊姊，三歲時和母親來港，與父親團聚，父親為東華醫院廚師。戰前曾入讀東華醫院義學，淪陷初期停學，後轉讀致用學校，一年後再停課在家。戰後繼續進修，後畢業於美術專科學校。曾任職出版社和兒童刊物，後開設畫廊及繪畫班，並經營生意。

鄧雪芬 164

廣東三水人，1927年香港出生。家有父母、一兄及一姊。淪陷前就讀香港培員小學、尊德女子學校及華英女校。淪陷後回國，曾入讀廣東韶關華英中學及貴陽戰時中學。1946年1月回港，擔任會計及私人補習。

列航飛 173

廣東增城人，1930年南京出生，兒時在南京接受教育。1937年抗戰前夕，和家人遷居香港。來港後居於灣仔利園街，入讀灣仔絢江小學、利群小學。淪陷時，全家回國與父親團聚，後入讀漢民中學附小、逸仙中學及平樂中學。勝利後遷居廣州，就讀黃埔中正中學。1949年再次來港，入讀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1952年借用桂林街新亞校舍開辦新亞夜校。1962年創辦華夏書院，至今已四十多年。

黃子玲 188

廣東順德人，1932年香港出生。父親早逝，母親獨力撫養七兄弟姊妹。戰前居於灣仔，入讀灣仔堂小學。淪陷時期轉讀天主教聖嬰小學。灣仔被轟炸後，遷往銅鑼灣居住。和平後，考入羅富國小學讀書，後於文匯報工作。